# 史記疏證

史記疏證卷第五十二

匈奴列傳第五十

習學記言曰按帝王詩書所以號名蠻夷戎狄者以其無禮義忠信為相別異之稱也初不論遠近内外蓋其百官氏族既皆以功德厚薄賜之其不在此數而種落衆強不率上命者即為夷狄此山戎獫狁葷粥蠻荆及春秋左氏所載諸戎狄之名所以為多而不同也皆在九州之内諸侯之間春秋以後禮義壞而為戰國文教衰而專武事先王之道盡廢

華戎無別混為一區於是九州之內但以地勢為中夏而在九州之外者方起而為敵國矣如匈奴東胡月氏樓煩之屬蓋莫知所始遷為匈奴傳不復詳考徒雜取經傳所謂戎狄者論次之而特以匈奴為宗又謂其為夏之苗裔曰淳維時大時小別散分離至冒頓而世傳官號始可得記若一種姓者疏略甚矣

余有丁日傳內每言擊胡胡輒入邊殺掠及留胡使胡亦留漢使相當至匈奴遠遁破耗矣然猶不能自服之且不免浞野李陵

貳師之敗沒見武帝雖事窮黷而未得十分
逞志也篇中大意如此其微旨寓譏云
曰知錄曰匈奴犯塞而有衛霍之功故序
匈奴於衛將軍驃騎傳之前

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文
困學紀聞曰王氏逑曰自后稷三傳而得公
劉自亶父三傳而武王滅商則公劉在夏之
中衰而亶父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文百年
而曰三百歲未知何所據

故詩人歌之曰

史詮曰漢書穆王後有宣王一節故引小雅之詩為證史記缺宣王事而以此詩係襄王時誤也

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

困學紀聞曰以左氏考之魯文公三年秦始霸西戎襄公四年晉魏絳和戎裁五十餘歲

太原閻若璩曰按魏絳和者北戎非西戎也

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

愚按蒙恬傳將三十萬衆

築四十四縣城
愚按秦始皇本紀作三十四縣
十餘年而蒙恬死
愚按恬以始皇三十四年擊胡以二世初即
位死首尾實四年
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
後漢書南匈奴傳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
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
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次左右斬將
王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

也
左右大當户左右骨都侯
後漢書南匈奴傳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
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户諸官
號各以權力優劣部衆多少為高下次第焉
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
三姓其貴種也
後漢書南匈奴傳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
林氏蘭氏四姓為國中名族常與單于昏姻
呼衍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

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
其先天地鬼神
後漢書南匈奴傳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
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
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
正維楨曰發使是單于使發以書報漢天子
者不來言拘留也漢使不至言不見荅也
必我行也為漢患者
辨惑曰漢書但云必我而無行字此恐錯誤
若曰為漢患者必我也或云必我行為漢患

矣如此乃順　蔡汝楠曰即管子曰子耶言
伐莒者是倒句法

令其量中

史詮曰中満也

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遬為北地
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

徐孚遠曰三將軍以地名為軍號者將其郡
人故也

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索隱曰衛青傳唯稱聶壹故顏氏云壹名也老
故稱翁義或然也

愚按老固稱翁文家不應有此例況聶壹之早早者乎索隱於韓安國傳既云聶姓翁壹名於此復有異說何也

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正義曰如淳云其以利中傷之得

徐孚遠曰如說非也謂中其欲使不至時入塞

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

愚按漢書恭及作共友師古曰太守姓名也衛青傳作代郡太守友則及為友無疑

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

輙留相當

愚按前云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輙留漢使相當又云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何言重而辭複耶

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

愚按此下疑有闕文然漢書亦仍之無所增益則當時所傳亦如此

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

柯維騏曰按漢武帝元封後為太初又為天漢為太始為征和太史公于天漢二年遭李

陵之禍未幾而本故封禪書止于天漢三年河渠書止于天漢二年平準書草創未就止于元封元年乃若李廣利降匈奴在征和四年匈奴傳不應有此文後人所增耳

衛將軍驃騎列傳弟五十一

與侯青衛媼通索隱曰外戚傳云薄姬父與魏王宗如魏媼通則少亦稱媼也

愚按媼惟老婦得稱魏媼亦是薄姬後所追呼耳非必少時便稱媼也取以相證失之矣

皆冒衛氏

愚按衛媼不言有夫然世亦未有以母氏為

氏者則衛媼夫家之氏無疑也史公于此傳文繁辭複而媼之子女究莫定其誰適所生既云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為衛氏又云長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不知青及子夫為鄭季所生耶抑衛孺以下皆出自鄭季即兩言皆冒衛氏殊未分明

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

貴衰曰人奴之為一向生得無笞罵即足矣

為一句生讀如生乃與噲等為伍之生
青時給事建章
三輔黃圖曰建章宮武帝太初元年栢梁殿
災粵巫勇之曰粵俗有火災即復起大屋以
厭勝之帝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宮
在未央宮西長安城外
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
愚按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元朔二年二月丙
辰封
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

愚按漢表一千户

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

愚按侯者年表元朔二年六月壬辰封

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

漢書作三千一十七級

益封青三千户

漢書作三千八百户　愚按青及霍去病所封户數史漢往往不同而漢書較詳已於漢書青傳註其異處此不多述也

青子登為發千侯

西京雜記曰衛將軍青生子或有獻騧馬者乃命其子曰騧字叔馬其後改為登字叔耳

以千五百户封敖為合騎侯

愚按年表公孫敖韓說公孫賀李蔡皆以元朔五年四月丁未封

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索隱曰漢書作窴渾）

魏畧西戎傳曰匈奴北有渾窳國

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

大將軍獲王

愚按年表李朔至右賢王庭得王虜閼氏趙

不虞攻豐吾先登石累得王公孫戎奴至右
賢王庭數為雁行上石山先登
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
悉按年表元朔五年四月丁未封
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
戎奴為從平侯
悉按年表元朔五年四月乙卯封漢表從平
一千一百戶
議郎周霸等索隱曰案郊祀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儒生也
金甡曰按周霸議封禪見封禪書又儒林傳

云魯周霸至膠西內史申公弟子也詳見本

書何必從郊祀志摹擬為說乎

以千六百户封去病為冠軍侯

愚按年表元朔六年四月壬申封

以千一百户封賢為衆利侯

愚按年表元朔六年五月壬辰封

封騫博望侯

愚按年表元朔六年三月甲辰封

誅全甲

淩稚隆日按漢書霍去病合短兵鏖皐蘭下

殺折蘭王斬盧胡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卽古注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今史記於短兵下无鏖皐蘭下一句於斬盧胡王下却言誅全甲殊不可解蓋傳寫之誤也徐廣註曰全一作金因其誤而注之耳

師大率減什三索隱曰漢書作咸什七小顏云破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一云漢兵亡失之數下皆類此案一說為是也

茅瓚曰若如一說則是方叙驃騎之功而又計其損失之數也當依小顏所云

以千五百户封破奴為從驃騎侯

愚按年表元狩二年五月丁丑封

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

愚按年表元狩二年正月乙亥封漢表云五月庚戌

校尉僕多有功 索隱曰漢表作僕朋疑多字誤

愚按僕朋祇一見於漢表耳史漢驃騎傳及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皆作僕多三人占從二人之言則是僕朋為誤非僕多誤也

封為煇渠侯

愚按年表元狩二年二月乙丑封謚忠侯

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

也

董份曰嘗與壯騎先其大將軍爲句軍亦有
天幸承上文皆言驃騎也王右丞詩衛青不
敗由天幸則是以大將軍別起爲句矣不知
太史公此傳專右大將軍而貶驃騎謂驃騎
受上寵又有天幸所以不困絕而成功也右
丞尚誤況其他乎史記誠不易讀也

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

愚按年表元狩三年七月壬午封

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
愚按年表元狩二年六月己亥封蓋先渾邪
王幾一年先封疑使其先來要遮漢人者
鷹庇為煇渠侯
愚按年表作扁訾與僕梨銅離皆以元狩三
年七月壬午封
仍與之勞
凌稚隆曰按仍與漢書作仍與注重與軍旅
之勞也
逴行殊遠

愚按逴漢書作卓隸辨曰祝睦後碑懿德逴
優按卓古通逴楚辭哀時命處卓卓而日遠
兮卓一作逴
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
愚按年表四年擊右王將重會期六月丁卯
封
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
愚按年表四年擊左王得王與路博德同日
封
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為壯侯

愚按年表四年擊左王以少破多捕虜二千
一百人與博德同日封
以千八百戶封伊即靬為衆利侯
愚按年表四年擊右王手自劍合與路博德
同日封
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
金姓日按元朔六年去病年十八封侯元狩
二年年二十為驃騎將軍四年為大司馬六
年卒才二十四歲
元封元年壇卒

愚按封禪書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
其後常為大行
金甡曰按張湯敗息亦抵罪見汲黯傳
武帝立十一歲為驃騎將軍
余有丁曰按驃騎將軍武帝立名以寵去病
本傳前云賀為輕車將軍又曰騎將軍此驃字
必誤　金甡曰按驃字自屬衍文然余氏只
須引前元光五年公孫敖為騎將軍作証何
反將同時公孫賀為輕車將軍牽入毋乃亦
有誤乎　又曰元光五年武帝立十二歲本

文亦有小有不合下文云後五歳封為合騎侯此元朔五年事當作後六歳此類不可枚舉

次公父隂輕車武射也

金甡曰次公亦良家子然嘗與義縱俱攻剽為群盜見酷吏傳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翕侯

愚按年表元光四年七月壬午封

家在漢中

史詮曰蘇建家在大猶鄉張騫家在漢中二

家字本作冡葢因字形相近而訛也太史公所以載此二冡者正從驃騎冡冡祁連山波及之耳　愚按疑家為冡近似有理云因驃騎冡而及之則鑿也漢書言衛青死與主合葬起冡象廬山史公何不一言耶

襄曹參孫也
　愚按世家襄乃參元孫

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户
　愚按漢書凡萬七千七百户

其後枝屬為五侯

金甡曰按四侯而言五侯者長平一侯青封
伉嗣也
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
賢大夫毋稱焉
史通曰叙事之體有假贊論而自見者如衛
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
待士此則紀之與傳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
別出其事所謂假贊論而自見者也
驃騎亦放此意
論衡曰信陵孟嘗食客三千稱為賢君衛將

軍霍去病門無一客亦稱名將　愚按衛青
亦嘗言主父偃於上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容齋隨筆曰平津本傳稱其意忌內深殺主
父偃徙董仲舒皆其力然其可稱者兩事武
帝置蒼海朔方之郡平津數諫以為罷弊中國
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朱買臣等難之
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
夷專奉朔方上乃許之卜式上書願輸家財
助邊蓋迎合主意上以語平津對曰此非人

情不執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顧勿許乃罷式當武帝好大喜功而能如是槩之後世足以為賢相矣惜不以式事載本傳中

丞相公孫弘者

藝苑巵言曰公孫弘字次卿見鄒長倩書

乃學春秋雜說

愚按儒林傳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

西京雜記曰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

推上為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
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又
贈以芻一束素絲一襚撲滿一枚書題遺之
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芻之賤也
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為緝倍緝為升倍
升為緎倍緎為紀倍紀為緵倍緵為襚此自
少之多自微至著也猶士之立功勲故贈君
素絲一襚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具其有
入竅無而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

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歛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而不可誡歟故贈君撲滿一枚猗嗟盛歟山川阻脩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弘答爛敗不存

擢弘對為第一

金甡曰按弘年七十

三歲中至左內史（徐廣曰一云一歲）

愚按一歲中為是弘以五年對策郎于是年為左內史四年遷見漢書百官公卿表

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為御史大夫

愚按漢書百官公卿表二年遷

然為布被此詐也

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慚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竟以丞相終

西京雜記曰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亦謂字直百金

主父偃

學長短縱橫之術

困學紀聞曰蒯通善為長短說主父偃學長短縱橫術邊通學短長史記索隱云戰國策亦名長短書

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索隱曰嚴本姓莊者明帝諱後並改姓嚴也）

日知錄曰鄧伯羔謂安自姓嚴然漢書藝文

志曰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
是安本姓莊非嚴也漢書之稱莊安班氏所
未改也史記之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
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
鑿渠運粮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粮食絶
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
愚按疑衍佗字漢書無之淮南子人間訓曰
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
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
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

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外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

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

習學記言曰漢武五十年用兵獨嚴安一疏論事有本末言秦失之彊識病當世有味

詔拜偃為謁者遷樂為中大夫

愚按漢書後以安為騎馬令

弘為舉首

辨惑曰舉首下意似不足豈有闕文乎

後聖不循

董份曰後聖聖字恐當是世字言禹聖德歎

後世不能循也

始之盛也

淩稚隆曰一本始作治

始以蒲輪迎枚生索隱曰謂以蒲裹車輪恐傷草木也

徐孚遠曰封泰山用蒲輪恐傷草木也迎賢

人用蒲輪欲令車安也索隱非是

累其名臣

史詮曰漢書累作纍

史記疏證卷第五十三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尉佗者索隱曰十三州記云大郡曰守小郡曰尉

徐孚遠曰郡自有守有尉不以大小別置也然此南海止有尉者應是尉攝守耳　愚按尉為東南一尉之尉酈道元引此語則與守尉之尉異

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

水經注曰泿水又逕博羅西界龍川左思所謂目龍川而帶坰者也趙佗乘此縣而跨據

南越矣

南海尉任囂病且死

水經注曰瀧水又南出峽謂之瀧口西岸有

任將軍城南海都尉任囂所築也囂死尉他

自龍川始居之東岸有任將軍廟

與剖符通使

西京雜記曰尉佗獻高祖鮫魚荔枝高祖報

以蒲桃錦四匹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

隋書地理志曰諸獠並鑄銅為大鼓俗好相

殺ㄠ搆讎怨欲相攻則鳴此鼓到者如雲有鼓者號為都老羣情推服本之舊事尉他於漢自稱蠻夷大酋長老夫臣故俚人猶呼其所尊為倒老也言訛故又稱都老云

## 𩕳

長為藩臣奉貢職

水經注曰建安中吳遣步隲為交州隲到南海見土地形勢觀尉他舊治處負山帶海博敞渺目高則桑土下則沃衍林麓鳥獸於何不有海怪魚鼈黿鼉鮮鰐珍怪異物千種萬類不可勝記他因岡作臺北面朝漢圓基千

步直峭百丈頂上三畝複道迴環透迤曲折朔望升拜名曰朝臺前後刺史郡守遷除新至未嘗不乘車升履於焉逍遙隲登高遠望覩巨海之浩茫觀原藪之殷阜乃曰斯誠海島膏腴之地宜為都也建安二十二年遷州番禺築立城郭綏和百越遂用寧集交州治中姚文式問答云朝臺在州城東北三十里
至建元四年卒
水經注曰裴淵廣州記曰城北有尉他墓墓後有大岡謂之馬鞍岡秦時占氣者言南方

有天子氣始皇發民鑿破此岡地中出血今鑿處猶存以狀取目故岡受厥稱焉王氏交廣春秋曰越王趙佗生有奉制稱藩之節死有秘異神密之墓佗之葬也因山為墳其壠塋可謂奢大葬積珍玩吳時遣使發掘其墓求索棺柩鑿山破石費日損力卒無所獲

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徐廣曰元鼎四年立以南越王兄越封高昌侯

楊慎曰越妻乃越女非漢女也而徐注若以越為人名何也

金甡曰按此猶左傳楚昭

王卒而立越女之子章也徐注誤

發兵守要害處

日知録曰按漢書西南夷傳注師古曰要害者在我為要於敵為害也此觧未盡要害謂攻守必争之地我可以害彼彼可以害我謂之害人身亦有要害素問歧伯對黄帝曰脉有要害後漢書來歙傳中臣要害

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

金壇曰按年表元封六年延年有罪國除延年後與李陵同代匈奴陵降而延年戰死

愚按漢功呂表延年與擇廣德皆以元鼎五
年三月壬午封延年千三百八十户廣德六
百七十户
封其子廣德為龍元侯索隱曰按龍亢屬譙國
愚按索隱此言不與表合年表索隱曰龍魯邑
蕭該云廣德所封止是龍有元者誤也
以其故校尉司馬蘓弘得建德封為海常侯
愚按年表元鼎六年七月乙酉封
越郎都稽得嘉封為臨蔡侯
愚按年表元封元年閏月癸卯封

自定屬漢

餘冬序録曰自定者趙光由定而來屬也故俱得封　金姓日按自定者謂光與定皆保安境内歸服于漢非光由定而來也年表云安道侯定以南越揭陽令聞漢兵至自定降侯又義甚明而定字各別何說非是文紀前三年詔曰齊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亦可証也

愚按年表元鼎六年三月乙酉封樓船將軍兵以惱　堅為將梁侯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

愚按越世家句踐至無疆六世為楚所滅無疆至搖七世

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

愚按越為楚滅子孫分散君服於楚越世家雖有或為王或為君之言其寔自相稱署而不得比於宋衛中山之數者也秦兼天下罷侯置守六國之後尚不得尺土寸地剗區區江南海上之越別奉以君長之號乎疑無諸

與搖皆已廢為庶人陳項兵起乃始糾合義旅
閩越之民尚思舊德相率景從君長之言失
為夫實
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
路史國名紀曰海內南經云閩在海中說文
云閩越虵種郭氏以為西甌今建安非欝林乃今福
之閩縣即東冶亾諸之封治後分為會稽治城外在永嘉故
亦曰西越郡国志西越建安郡東甌永寧郡今福州南九里南臺江有亾諸鈞
龍臺州南二百步越王山乃亾諸舊城中有越王井其中金雞有閩之者有閩山在州南
一里百步
二有五姓黃林等是

都東甌

路史國名紀曰郡國志云永嘉為東甌漢之
冶縣故章安之東甌鄉也地有回浦東乃
漢候官都尉理

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

越絕曰越王弟夷烏將軍殺濞東甌王為彭
澤王夷烏將軍今為平都王

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

路史國名紀曰東甌徙國于江淮閒而遺人
漸出乃以東甌地為回浦光武以回浦為章

安
不戰而耘徐廣曰漢書作殞耘義書取耘除或言耘音于粉反此楚人聲重耳閒耘當同音但字有假借聲有輕重
柯維騏曰按儒行不隕穫於貧賤則隕耘義
亦同耶
因立餘善為東越王
路史國名紀曰郡國志云婺州正得東越之
地
樓船將軍率錢塘轅終古斬徇北將軍為禦兒
侯

愚按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元封元年閏月癸
卯封與居服等皆同日封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
魏畧曰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衰燕自尊
為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為王欲興兵
逆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
西說燕燕止之不攻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
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潘汗
為界朝鮮遂弱及秦幷天下使蒙恬築長城

到遼東時朝鮮王否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
不肯朝會否死其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
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準準乃
置之於西方及漢以盧綰為燕王朝鮮與燕
界於浿水及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為
胡服東度浿水詣準降說準求居西界故中
國亡命為朝鮮藩屏準信寵之拜為博士賜
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衆稍多
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
還攻準準與滿戰不敵也

至浿水為界

水經注曰許愼云浿水出鏤方東入海一日出浿水縣十三州志曰浿水縣在樂浪東北鏤方縣在郡東蓋出其縣而逕鏤方也

都王險

水經注曰朝鮮故箕子國也箕子教民以義田織信厚約以八法而下知禁遂成禮俗戰國時滿乃王之都王險城地方數千里

傳子至孫右渠

魏畧曰初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谿卿以諫

石渠不用東之辰國時民隨出居者二千餘
户亦與朝鮮真蕃不相往來
軍未能破自前
余有丁日按謂未能破之而前進也故後云
破浿水上軍乃前
持兵方渡浿水
水經注曰若浿水東流無渡浿之理其地今
高句麗之國治余訪蕃使言城在浿水之陽
具水西流逕故樂浪朝鮮縣即樂浪治漢武
帝置而西北流故地理志曰浿水西至增地

縣入海又漢興以朝鮮為遠循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考之今古於事差謬蓋經誤證也

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唊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

凌稚隆曰按師古云相路人一相韓陰二尼谿相參三將軍王唊四應氏云五人誤也

封參為澅清侯

愚按漢功臣表侯千戶元封三年六月丙辰

封

陰為荻苴侯
愚按漢功臣表侯五百四十戶元封三年四
月丁卯封
唊為平州侯
愚按漢功臣表侯千四百八十戶元封三年
四月丁卯封
長為幾侯
愚按漢功臣表元封三年三月癸未封
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涅陽侯
愚按漢功臣表元封四年三月壬寅封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
水經注曰漢武帝時有竹王興於豚水有一
女子浣於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
推之不去聞有聲持歸破之得一男兒遂雄
夷濮氏竹為姓所捐破竹於野成林今竹王
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
者白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是也後唐蒙開
牂牁斬竹王首夸獠咸怨以竹王非血氣所
生求為立祠帝封三子為侯及死配父廟今
竹王三郎祠其神也華陽國志求立後嗣云
徐孚遠

曰夜郎王竹姓出華陽國志太史公不載此事疑其時未詳也

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

後漢書南蠻傳曰滇王者莊蹻之後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為益州郡割牂柯越巂各數縣配之後數年復并昆明地皆以屬之

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

後漢書南蠻傳曰邛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為汙澤因名為邛池南

人以為功河　水經注曰河中有蛙嶲山有嶲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

北至楪榆

水經注曰益州郡有葉榆縣縣之東有葉榆澤葉榆水所鍾而為此川藪也

名為嶲昆明

華陽國志曰哀牢國南中昆明祖之

自嶲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

後漢書南蠻傳曰筰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筰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

處略與汶山夷同　華陽國志曰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漢嘉越嶲曰筰蜀曰邛皆夷種也　愚按徐廣曰徙在漢嘉筰在越嶲又與國志所說不同

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

後漢書南蠻傳曰冉駹土氣多寒在盛夏冰猶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為傭夏則違暑反其邑衆皆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至十餘丈為邛籠

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

魏書氐傳曰氐者西夷之别種號曰白馬三代之際葢自有君長而世一朝見故詩稱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也秦漢以來世居岐隴以南漢川以西自立豪帥漢武帝遣中郎將郭昌衛廣滅之以其地為武都郡自汧渭抵於巴蜀種類實繁或謂之白氐或謂之故氐各有侯王受中國封拜

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

華陽國志曰沂沅水出且蘭以伐夜郎

蹻至滇池地方三百

華陽國志曰滇池縣郡治故滇國也有澤水周廻二百里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故曰滇池長老傳言池中有神馬或交焉即生駿駒俗稱之曰滇池駒日行五百里

## 髦牛

後漢書南蠻傳曰冉駹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為毦

## 南越食蒙蜀枸醬

王世貞曰鄭樵云蒟醬曰浮留劉淵林蜀都賦注緣木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時正青以蜜

藏而食之辛香生巴蜀嶺南司馬相如使蜀而求之也其狀似蓽撥故有土蓽撥之號今嶺南人但取其葉及藤　食之謂之而不用其實及西南夷傳諸家注各不同姑闕之

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

水經注曰豚水東北流逕談稾縣東逕牂牁郡且蘭縣謂之牂牁水水廣數里縣臨江上故且蘭侯國也一名頭蘭牂牁郡治也楚將莊蹻泝沅伐夜郎逕牂牁繫船同名且蘭為

牂牁矣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王莽更名同亭
在柱浦關牂牁亦江中兩山名也左思吳都
賦云吐浪牂牁者也元鼎五年武帝伐南越
發夜郎精兵下牂牁江同會番禺是也

乃拜蒙為郎中將

華陽國志作中郎將

乃以為犍為郡

華陽國志曰犍為郡孝武建元六年置時治
鄨縣十二漢戶十萬鄨故犍為地是也鄨有
犍山見保乾圖武帝初欲開南中令蜀通僰

青衣道是元年僰道令通之費功無成百姓

愁怨司馬相如諷諭之使者唐蒙將南入以

道不通執令將斬之令歎曰忝官益土恨不

見成都市蒙即令送成都市而殺之蒙乃斬

石通閣道故世為諺曰思都郵斬令頭云後

蒙為都尉治南夷道元光五年郡移治南廣

四年益州刺史任安城武陽孝昭元年郡治

僰道後遂徙武陽

自僰道指牂河江

華陽國志曰僰道縣在南安東四百里距郡

百里高后六年城之治馬湖江水水經注曰若水至僰道縣又謂之馬湖江會水通越巂本有僰人故秦紀言僰童之富漢民多漸作從之　水經注曰縣本僰人居又地理風俗記曰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從人秦紀謂僰童之富者也漢武帝感相如之言使縣令南通僰道費功無成唐蒙南入斬之乃鑿石開閣以通南中迄於建寧二千餘里山道廣丈餘深三四丈其鏨之迹猶存王莽更曰僰治

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

愚按漢地理志蜀郡縣十五

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

愚按華陽國志兩縣一夜郎一談指也漢地理志屬牂牁郡

遂平南夷為牂牁郡

華陽國志曰牂柯郡漢武帝元鼎二（地理志作六）年開屬縣十七戶六萬　又曰以吳蜀為太守

後漢書南蠻傳曰以且蘭有椓船牂牁處乃改其名為牂牁

乃以邛都為越巂郡

水經注曰邛都縣漢武帝開邛莋置之後復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巂水伐之以為越巂郡治邛都縣王莽遣任貴為領戎大尹守之更名為集巂也縣故邛都國也

莋都為沈犂郡

後漢書南蠻傳曰莋都元鼎六年以為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

冉駹為汶山郡

後漢書南蠻傳曰冉駹夷武帝所開元鼎六

年以為汶山郡至地節三年夷人以立郡賦重宣帝乃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　困學紀聞曰大事記解題曰沈黎郡汶山郡地理志不載按輿地廣記漢武帝置郡既而罷之

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

後漢書南蠻傳曰白馬氐者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以為武都　華陽國志曰武都郡本廣漢西部都尉治也元鼎六年別為郡屬縣九戶萬東接潼西接天水北接始平

於是以為益州郡
水經注曰地理風俗記曰華陽黑水惟梁州
漢武帝元朔二年改梁曰益州以新啓犍為牂
牁越嶲州之疆壤益廣故稱益云初治廣漢
之雒縣

史記疏證卷弟五十四

司馬相如列傳弟五十七

史通曰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為傳然其所叙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　又曰自叙之為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為實錄而相如自序乃記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　習學記言曰遷傳倉公司馬相如最詳扁鵲事既不可據而倉

公一家之方非後世所宗本也若相如之文不則於義不當於用而盡載之亦不可曉槩之書法自未應傳　王應麟曰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為傳然其所叙乃記自少及長其身行事而已今考之本傳未見其為自自叙又云相如自叙記其客遊臨邛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恐未必然意者集載本傳如賈誼新書末篇故以為自叙歟　楊慎曰史通云相如傳其在相如集中子長因録斯篇即為列傳又按南史云古之名人相如孟堅

子長皆自叙風流傳芳永世觀此則相如傳即相如之文也　董份曰相如集中傳乃校傳者取子長所作傳附之也史通以為相如自作非矣即自作獨不為文君事一少諱耶

文君夜亡奔相如

西京襍記曰文君姣好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悦長卿之才而越禮焉

而令文君當鑪

西京襍記曰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

與文君為慵既而文君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買田宅為富人

益州記曰司馬相如宅在州西笮橋百許步李膺云市橋西二百步得相如舊宅今梅安寺南有琴臺故墟　舊唐書地理志曰果州相如縣城南二十里有相如故宅二相如坪有琴臺

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

余有丁日既云讀子虛賦善之矣又云未足

覲豈所讀者止齋事耶今文選中分子虛上
林為兩篇則帝先見子虛而上林其續奏也
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
西京雜記曰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
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
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
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今綦
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
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
物斯乃得之扵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

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故空籍此三人為辭

柯維騏曰子虛烏有之設難後之為詞賦者宗之張衡兩京賦有憑虛公子安處先生之名亦此意也相如游梁時常著子虛賦為武帝時所善此著天子游獵賦復借子虛三人之詞以明天子之義故亦名子虛賦賦中敘上林故又名上林賦其實一也文選截為二篇以前敘齊楚者為子虛賦自亡是公欣然而笑以下敘上林者為上林賦失其旨矣

射麇脚麟

陸璣毛詩疏曰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相如賦曰射麇脚麟謂此麟也

名

曰雲夢裴駰云孫叔敖激沮水作此澤愚按周禮職方荊州其澤藪曰雲夢在孫叔敖前已有此澤非激沮水明矣宋羅泌云雲夢楚之二澤江南為夢江北為雲後世以為一澤朱子云江陵之下岳州之上是雲夢地理今釋云漢書地理志云南郡華容縣漢華容縣今荊州府監利石首二縣地非今之岳州府華容縣也雲夢澤在南荊

州藪編縣今安陸府荆門州有雲夢宮又江夏郡西
陵縣今黃州府蘄州黃岡麻城二縣及有雲夢宮水經注云
雲杜縣今安陸府京山縣東北有雲夢城又夏水東
逕監利縣今屬荆州府南縣土卑下澤多陂陀西
南自州陵今按陸府沔陽州東界逕于雲杜沌陽今漢
陽府漢陽縣為雲夢之藪杜預云枝江縣今屬荆州府
安陸縣今屬德安府有雲夢蓋跨川亘隰兼包勢
廣矣元和志云雲夢澤在安陸縣南五十里
又云雲夢澤在雲夢縣今屬德安府西七里然則
東抵蘄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

為古之雲夢正義所謂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也

芷若射干

荀子勸學篇曰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楊倞注云本草藥名有射干一名烏翣陶弘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方也

射音夜　考要曰此賦三用玄鶴三用射干漢書文選並若下無射干字師古李善並謂俗本誤增也其云雉雛孔鸞騰遠射干乃狐類其云蘪蕪本射干乃香草不嫌其複也又如赤猿蠷蝚犀象野牛窮奇獌狿之句漢書文選俱無之不知二書誤脫抑亦後人所增乎

騰遠射干

焦氏筆乘曰服虔云騰遠獸名張揖云射干似狐能緣木夫騰遠既作獸則不應在上或禽名木可知也莊子騰猿得枳棘南都賦鷩

鶖鶬鷁翔其上騰猿飛𤢺於其下蜀都賦後狖騰希而競捷豈騰遠即騰猿猿遠字相近而誤耶

右

以湯谷為界

陳子龍曰湯谷日出之區應在極東而云右恐左字之誤正義所云非向天子亦無據劉奉世漢書刊誤亦云右當作左

水

玉磊砢

陳子龍曰沈懷遠南越志九品珠有磊砢珠疑即磊砢也

葴橙若瀲

焦氏筆乘曰葴橙善本作葴持葴音針乃馬藍又作寒將郎冀將善本蓋誤以將作持也張揖曰葴持缺故詳具之

仁頻并閭

陳子龍曰仁頻并閭俱註作椶然考之椈皮作索則椶應屬并閭仁頻作檳榔其說為是

千人唱萬人和

文心雕龍曰陳思群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蔑韶

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氏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云唱和千萬人乃相如接人推之二字註云疑當作然而濫侈葛天推三成萬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

鏗鎗鐺鞈

楊愼曰鐺漢書作闛說文作鼞詩作鑋鼓聲也尚書大傳作鼚

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索隱曰小顏云刪取非謂削除其詞而說者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削失其意也

愚按此二語實史公之辭劉奉世漢書刊誤

日則是嘗删其辭矣顔説恐非傳意

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索隱曰賈逵云賓伏也

徐孚遠曰賈説非也謂以賓見諸侯之禮接之

而至沫若水

水經曰沫水出廣柔徼外東南過旄牛縣北又東至越嶲靈道縣出蒙山南東北與青水水合東入於江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為若水也南過越嶲邛都縣西直南至會無縣淹水東南流注之又東北至犍為

朱提縣西瀘江水又東北至棘道縣入於江

通靈關道

水經注曰靈道縣一名靈關道漢制夷狄曰道

橋孫水

水經注曰孫水出臺高縣即臺登縣也孫水一名白沙江南流逕邛都縣司馬相如定笮橋孫水即是水也又南會無入若水耳

猶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

愚按後周書達奚武傳齊將斛律明日遺武

書曰鴻鵠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也

祖此語

其為禍也不亦難矣

日知錄曰行亦字　愚按漢書無亦字劉歆刊誤曰亦字不當刊

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

文心雕龍曰相如之弔二世全為賦體桓譚以為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卒章要切斷而能悲也

魂無歸而不食

金牲曰按封禪書云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則二世雖無宗廟之享其血食尚有在也

拾九天而永逝

金牲曰按拾猶拾級之義

相如以為列仙之傳居山澤閒

董份曰傳居者移易而居也

乃遂就大人賦

西京雜記曰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為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為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

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

揭渡九江而越五河正義曰顏云五色之河也仙云紫碧絳青黃之河也凌稚隆曰按呂氏春秋注云水有五色汝南有黃水華山有黑水前氏有白水于闐有碧水又括地象曰金城紫河

相如既奏大人之頌董份曰前言大人賦此乃言大人頌蓋此賦專頌大人也

而相如已死西京雜記曰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

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剌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為誄傳於世

逖聽者風聲

凌稚隆曰按言風聲見其遠也索隱言風雅之聲謬

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

董份曰千載而聲教始絶見其遠也故曰善終

䆃一莖六穗於庖 徐廣曰䆃瑞禾也駰案漢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庖廚

以供祭祀索隱曰鄭德云蕖擇也說文嘉禾一名蕖字林云禾一莖六穗謂之蕖也

楊慎曰徐楚金云導蕖字諸解惟鄭德得之徐

廣瑞禾臆說字林亦據此文而傅會之耳

舜在假典顧省厥遺

班馬異同曰假格也謂其祀天有典猶恐有

所闕遺也其殆以網于大麓亦封禪者乎

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

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

辨惑曰前漢書全引此語予嘗疑之按遷傳

雖不著其死之歲月然去遷既死後其書稍

出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
則其死不過在昭宣之閒耳而雄以成帝元
延之初始自蜀游京師年七十一卒於王莽
天鳳五年逆而推之宣帝之二十年雄乃始
生遷著書時安得雄之言乎是必孟堅所續
而後人誤附于史記耳　困學紀聞曰江氏
案曰雄後於遷甚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
人以漢書贊附益之　周家曰司馬相如傳
贊乃班固所自為而史記乃全載其語而作
太史公曰何邪又遷在武帝時雄生漢末安

得為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哉史記註釋皆不及之又公孫弘傳在平帝元始中詔賜弘子孫爵徐廣注謂後人駕此以續卷後然則相如之贊亦後人勦入而誤以為太史公無疑